



扒史料：让传说照进真实

“以前都说古北口有‘七勇士之墓’，可没人知道他们是谁、属于哪支部队，连日本人立碑的事都只是口口相传。”王长青回忆，早年间，古北口的“七勇士”故事像一团迷雾——当地农民代代相传，说7名中国士兵在抗战中打死打伤160多名日军后牺牲，连敌人都为他们立碑致敬，但具体细节始终无据可查。

为了还原历史真相，王长青扎进了史料堆。他先后联系党史办、国家图书馆，甚至查阅日本留存的旧书籍，终于在2023年下半年找到了关键证据：一份标注“1933年古北口战役”的原始照片，以及配套的文字记载，明确记载这7人隶属于国民党十七军145团警卫班。“这些史料表明‘七勇士’故事不是传说，是真真切切的英雄事迹！”拿到史料时，王长青激动得彻夜未眠，他立刻将发现汇报给镇党委书记，“得让英雄有名有姓，不能让他们在历史里‘隐身’。”

类似的“纠偏”，王长青还做过不少。古北口有一处沿潮河而建的“水关长城”，多年来一直被认为是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主持修建——因戚继光曾写下《古北口石桥记》，还留下相关诗作，民间便默认这是他的手笔。但王长青在翻阅《明史录》时发现，真正主持水关设计施工的，是戚继光的部下陈第。

“陈第这人文武双全，早年在福建抗倭时就给戚继光出主意，后来跟着到了蓟县。”王长青指着史料里的记载解释，陈第不仅擅长修工事，还会作词写诗，“戚继光信任他，把水关的活儿交给他，这在《明史录》里写得清清楚楚，还有陈第自己的诗佐证。”为了让更多人知道这个“被忽略的建设者”，王长青特意在整理的长城故事里，为陈第单独写了篇章，“历史不能只记‘大名人’，这些默默做事的人也该被记住。”

护长城：从一封信到一套“办法”

王长青与长城的缘分，始于1983年。彼时他还是古北口镇的宣传编播员，当时有北京市文联的作家来找他收集长城故事，“那时候我连‘长城故事’是什么都不知道，只知道老百姓叫它‘边墙’。”跟着作家们爬遍韶关、河西金山岭的长城后，王长青才真正懂了这份遗产的分量，但他们也看到了令人心疼的景象：有人拆长城砖回家盖房、打地基，残破的墙体上满是刻画痕迹。

1984年，香港画家来古北口写生，对着残破的长城感叹：“这是东方的美感。”可王长青却满心焦急：“再这么拆下去，连‘美感’都没了！”他当即给《北京日报》写了一封群众来信，标题就是《救救古北口长城》。信里，他详细描述了长城被破坏的现状，呼吁“加

用半生守望长城文化

密云古北口长城的『守史人』王长青：

□ 本报记者 王路曼



密云区古北口长城脚下的小书斋里，71岁的王长青正坐在堆满史料的书桌前，小心翼翼地整理着一份泛黄的日本留存照片复印件——照片上标注的“支那军”，实则是1933年长城抗战中，国民党十七军145团警卫班的7名勇士。“这是从党史办、国家图书馆调出来的原始档案，终于把‘七勇士’的传说坐实了。”王长青的手指拂过照片边缘，语气里满是欣慰。

从1983年起到现在，王长青从未真正“歇下来”。从考证模糊的长城历史传说，到守护残破的长城墙体，再到活化沉寂的长城文化，他用半生时间，成了古北口长城最执着的“守史人”……

起来，让更多人知道长城的故事。”这几年，王长青把更多精力放在了长城文化的传播上。他花了近三年时间，走访当地老人、查阅史料，写了一本《长城下的民俗故事》——原本收集了82个故事，最后精炼到64个，每个故事都带着古北口的烟火气和家国情怀。

书中有一位低调的英雄毛锡武：1933年长城抗战时，13岁的毛锡武亲眼目睹日军烧死83名村民、烧毁380间房屋；后来他参加八路军，从机枪排长升到连长，打过古北口保卫战、郑州虎门口战役，多次获奖；新中国成立后，他拒绝政府安排的工作，回村种地当民兵连长，直到1999年去世，都没跟人多提过自己的那些战功。“这样的平民英雄，比明星更该被记住。”王长青说。

书中还有“智保金矿”的张振清：1936年，日军在古北口西沟开金矿，让当地村民张振清当矿长。张振清表面顺从，暗地里却跟副矿长、炮工商量，把炮眼打偏，偏离金矿线——“金矿主体没被炸出来，含金量越来越低，日军最后只能停采。”等到1946年咱们的部队来的时候，金矿完好无损，成了部队经费的补充来源。“这也是爱国，不是拿枪才叫抗日，守住资源也是贡献。”王长青笑着说，这个故事是

从当年日军金矿的翻译康兆祥的回忆文章里，再结合张振清家人的讲述整合出来的，“得把这些‘藏在民间’的故事挖出来。”

除了写书，王长青还在古北口历史文化馆（占地700多平方米）筹备“长城故事会”：每周请四五个当地老人，跟游客、研学的孩子聊长城故事。“孩子们要是能背出一首长城相关的诗，或者朗读一段故事，就给他们发小钥匙扣、儿童画册。”王长青说，现在每周都有几波研学团队来，“得让孩子觉得咱这长城不只是‘老墙’，还有很多好玩的故事。”

他还跟镇里书记琢磨着搞实景演出，请来了编剧彭光红，“就演古北口的故事，比如七勇士、张振清护矿，让游客沉浸式感受长城文化。”首场实景剧《保卫古北口》深受游客热评，就连国外游客都掉下了眼泪。不仅如此，王长青还经常给政府部门提建议：“潮河边上的清真寺是明嘉靖年间修的，修好了却锁着门，能不能找个讲解员讲解？吕祖庙后面的长城上不去，能不能修条木栈道到姊妹楼？”他还操心当地的旅游业短板，“游客说‘山清水秀但没地儿玩’，长城不让爬，庙锁着门，小吃也没特色——粘豆包、驴打滚说得多，做得少，得把这些短板都补上。”

守初心：71岁仍“老骥伏枥”

采访时，王长青的手机响了好几次，有镇里找他对接故事会的，有企业想请他讲长城历史的。“我71岁了，退休10多年了，还是惦念着长城呢。”他笑着说，家里的阳台上、餐桌上，堆的全是清史、辽史和长城相关的书，“得有四五十本，都是佐证长城故事的‘宝贝’。”

除了忙长城的事，王长青还是个“热心肠”：去年冬天，他在小区门口看到一位80多岁的老太太滑倒，周围人不敢扶，他赶紧过去把老人抱起来；小区垃圾分类，他总是在家先分好，再提到指定地点；看到古北口堵车严重，他打12345建议要么挪走治超站，要么加修公路，“后来镇里成立了领导小组，还把修路列入了计划。”

“得让更多人知道古北口，知道这里的长城不只是墙，还有故事、有民族精神在呢。”王长青说。

夕阳西下，王长青站在卧虎山脚下，望着远处的姊妹楼——高的那座能望到5公里外的潮河川，是瞭望哨；矮的那座是指挥中枢。“你看这长城，像不像咱们民族的血管？”他指着长城说，自己这辈子就想守着它，“把历史还原，把文化传下去，让更多人记得，咱们古北口有过英雄，有过了不起的故事。”

王长青这份“守史”的执着，就像长城上的砖，平凡却坚定，支撑着古北口的记忆，也温暖着每一个走近长城的人。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）